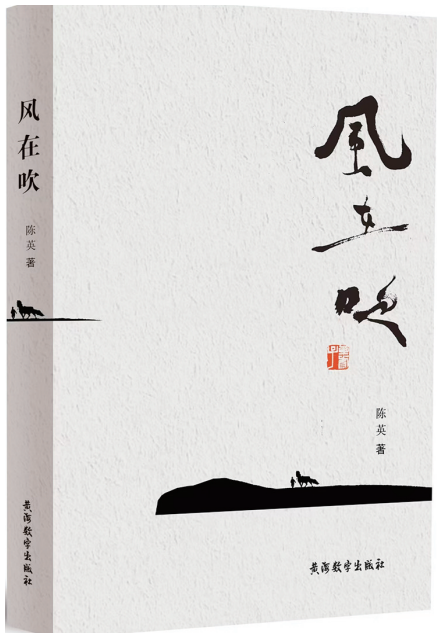
在梦的轻波里依洄

——读陈英诗集《风在吹》

沈喜阳



《风在飞》
陈英 著
黄海数字出版社2024年11月出版

拿到陈英先生诗集《风在吹》的一刹那，还没翻开书页，我的脑海里就冒出徐志摩的诗句——“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在梦的轻波里依洄”。可以说，所有的诗人，不管是名垂青史的伟大诗人，还是名不见经传的渺小诗人，都是造梦工厂里的工程师。诗人们不知道命运的风，世界的风，未来的风，最终朝哪一个方向吹去，他们在现实面前如此不堪一击；但他们总要闭上眼睛，朝自己的内心张望，为自己也为世人，编织一个个梦，哪怕这梦禁不起任何细微的现实的捶打。诗人编织诗的梦，是对抗现实也是安放灵魂的不二法门。

翻阅《风在飞》，窃以为诗人编织梦的元素，主要是故乡、亲情和土地。开篇第一首《四月，父亲的墒事开拔》，已经一网打尽这些造梦的元素。诗人把布谷鸟的叫声比作号角，把“灰色的秧田”比作“憧憬的孕妇”，这些来自乡村和土地的朴实在今天钢筋混凝土的世界里显出某种陌生和疏离。更其怪异和惊奇的是作为农民的父亲，对自己的农具有一种司令检阅士兵的豪迈和怜惜，“发出铿锵有力的动员令”，非常伟岸地传递出父亲对土地的深情。神来之笔是诗的结尾，忽然从眼前的四月跳跃到金秋的收获季节。可见诗人不是泛泛地吟风弄月，而是以“秋的满仓”的喜悦回应生活本身的最基本需求，是对丰衣足食的渴望，这也是千百年来中国无数农民最低的与最高的渴望。《清明》《炊烟》《那年槐花香》都是对故乡、童年、亲情与土地的回望。《母亲》中母亲的“小菜园”和“黄梅戏”，是那么亲切和甜蜜，而“母亲喊我们回家吃饭”的声音让我们心痛又让我们心醉。《马踏石之石》更以“住进我身体的长江”开头，是唱给我们从小在其中畅游的长江的怅惘之歌，今天的我们为了“碎银几两”只能在“梦乡”与江水和江石聊天。

每一个造梦的诗人，都不可能不把自己作为元素织进梦里。在故乡、亲情、土地的画面中，诗人自己已作为必不可少的角色参与其中。《我是一任性少年》这首诗的题目，已正面画出诗人自己的画像：“我要用这支稚嫩的笔作焊枪/用自己的血和肉以及赤诚的灵魂作焊条/去执着地焊接现实与理想间的缝隙”。如果说这是直抒胸臆的宣誓，《鹅卵石》这首短诗则有托物言志的象征意义：“在秋浦河的河床上晒着暖/写一张应聘广告/等待录取/忍受无数白眼/年复一年 终被/建筑工的茧手读懂”。诗人以一块饱经浪打水冲日晒冰冻的鹅卵石自比，“忍受无数白眼”，在忍耐中坚持，在坚持中忍耐；谁如果没有经历过这份考验，谁就不配得到最终的理解和认可。把两首诗放在一起对读，前者热烈奔放，后者内敛凝重，更显出执着于理想的可贵，也更见出遭受无情打击后坚守的难能。对理想的执着中充满豪迈的激情，而残酷的现实则会磨钝敏锐的神经，这是许多有理想的人最终“行百里者半九十”的根本原因。一个人必须具备对理想的狂热，又必须承受得了现实的打压，才最终有可能真正焊接现实与理想的间隙，才有可能达到理想的彼岸。

诗人在《后记》中说，他写诗的时候，“是自由的，忘我的，发散的，无惧的，也是相对沉浸，相对干净的”；诗人“喜欢这个状态——又回到少年时遐想、做梦的时刻”。我读到这些文字时，不禁会心一笑。这个世界不缺少做梦的人，缺少的是造诗之梦的人。因为普通人的梦即使与人分享也很干瘪，诗之梦变成了文字，可以供读者咀嚼寻味。诗人写诗时自由忘我，发散无惧，沉浸干净；我们读者读诗时也可以借助诗人造梦，造一个自由忘我、发散无惧、沉浸干净的梦，暂时忘记那些不自由、有焦惧、很浮泛的生活。或者说，通过诗的洗礼和诗之梦的滋养，使我们有勇气面对一地鸡毛的琐碎、苦涩与无奈。

日用之道 朴素之美

——读《老玩童游意大利三部曲》

施小军

凡游记，或记人叙事，或状物抒情，低吟，高唱，趣谈，有锣鼓之鸣，见山涧潺幽，似龙翔鹤舞，会浪高滩险。

俞文豹《吹剑录》记载，东坡问幕士：“我词何如柳七？”答曰：“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笏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游记，或如苏词的奔腾豪迈，或有柳词的婉约绵柔，但都有自己的板，是在自己的韵律上敲击、奏响。金圣叹评点《水浒传》说，灯下看美人，加一倍袅袅；灯下看好汉，加一倍凛凛。此处的这盏灯，就是游记的那块板，也是王夫之在《姜斋诗话》中所推崇的“意为文之帅也”。

游记中写意山水，有人是空灵回响，有人是清逸避世，有人是隽永风趣，有人是打捞乡愁。亦如张竹坡的评论，同样写人，西门庆是混账恶人，吴月娘是奸险好人，玉楼是乖人，金莲不是人，瓶儿是痴人，春梅是狂人，敬济是浮浪小人，宋蕙莲不识高低之人，各有派头，各有光景，各有各的肖像，各有各的家数。游记之文美而情极者，读来令人喜，令人怒，令人涕泗淋浪，令人悲歌慷慨，一张又一弛。

以上种种，或溪水四溢，或跌宕之姿，或漫涌磅礴，是我年少读书时的衷爱，忽立行，执而诵读，忽安坐，平心静阅，甚至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能熬夜而一气读完全篇。但步入中年，双鬓华发渐生后，偏偏怕了这些逼人文气，怵了那些华丽章句，素喜读着平实缓慢，看似寡淡如清水的文字。倒不是我肥肉吃多了，纯因当下读游记，仿若君子之交，尚简、希声，不再执于五色、五味，是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罢了。

邓予立的这部游记《老玩童游意大利三部曲》，让我读来颇为欢喜，其深话浅说，长路慢行，一直在他自己的节奏上讲述。邓予立的字里行间显露的是真诚、是用心，流淌的是日用之道，是朴素之美，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老庄之意，也是徙于南，而有能水击三千里的逍遥游。

邓予立，1950年出生于香港，到访过150多个国家，足迹遍及五大洲，在城市流连，于乡村闲居，越过山川与河流，领略过青藏高原的奇险，也见识过非洲草原的动物大迁移，更在南极留下过快乐的身影。《老玩童游意大利三部曲》讲述从米兰、威尼斯到都灵、罗马，再到那不勒斯、庞贝，是他由北到南在亚平宁半岛的深度观察和亲身体验，在行走中获得一种宏伟的历史感与纵深感。

除了人文和自然景观，邓予立的笔墨和镜头，更多地落到当地人的生活场景中，见喜怒哀乐，有家长里短。如果说陈子昂登幽州台，念天地之悠悠，独沧然而涕下是情景同频，那么邓予立的游记，平实叙说，荣辱不惊，是在悲悯共情。

读完厚厚一大本《老玩童游意大利三部曲》，我有着不解和疑惑，邓予立这篇游记是怎么做到能从时代的高度，以独具的慧眼，去俯视人生，察微知著，用生活的剪影来展现精神境界，且又如马可·波罗那般，站在世界的角度，再回首中国，进行宏大叙事？或如顾彬评价金庸那般，他的武侠并不是文坛的一种飞跃，但我们还是很感谢他带给这个世界的侠骨柔情，让我们偶尔会念起酒、剑、天涯，以及那一方美好的风景。

有人评价邓予立，称其为八大家，除了企业家、收藏家、摄影家、美食家、旅行家、作家之外，还是慈善家，金融家。无论是自然灾害的救灾，还是接济贫困人群，邓予立都责无旁贷，一马当先。

朱光潜说世间诸美，一半在物，一半在你。邓予立这篇《老玩童游意大利三部曲》，初看如柴米油盐普通，似阳光空气寻常，却在平实、缓慢的叙说中，把城乡中的悲欢离合、建筑中的历史变迁、民俗中的文化演绎，一一细数，让朴素的美，静静抵达。

《老玩童游意大利三部曲》
邓予立 著
中华书局2024年7月出版

本报编辑部地址：安庆市湖心北路88号 办公室电话：5325945 市区征订热线 集贤路投递部：5313838 墨子巷投递部：5511018 华中路投递部：5560328 开发区投递部：5349890 安庆市城区分公司：5201511
印刷单位：安庆日报社印刷厂 地址：集贤北路689号（农野大厦） 发行单位：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安庆市分公司 七县（市）请到当地邮局订阅 《安庆晚报》全年订价196元